

1 4
1777
1





零 薄

拾 香

門 44
號 1777
卷 1

光緒丙申讀曹倦圃
流通古書約節讌游
玩好諸費等語三十
二字擬刻罕見之書
以一字為一冊陸續
開雕而亦時時抽換
宣統庚戌始成其三
十九種兵燹之後書
板尚完亟為脩整摹
印與當世賢士太
夫共鑑賞之六十九
老人繆荃孫謹識

早經田大學圖書館
號 33.3.31 雙
藏書

藕香零拾三十二冊

節

澹生堂藏書約四卷

祁承燾
同上

藏書紀要一卷

孫慶增
士禮居本

流通古書約一卷

丁雄飛
鈔本

曹溶

知不足

齋本

古歡社約一卷

魏錫曾
鈔本

唐開成九經碑圖一卷

魏錫曾
鈔本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荃孫校

安祿山事蹟三卷

荃孫校

牛羊日麻一卷 東觀奏記三卷

廣陵妖亂

志一卷

十三處戰功錄一卷

大典本

玉牒初草二卷

宋中興百官題名一卷

何異
大典本

河南志四卷

大典本

諸

費

可

四

成

又

棲霞小志一卷

盛時泰

兩京城坊考補一卷

程鴻詔

古

游城南記一卷

張禮

據鞍錄一卷

楊應瑞

遼東行部志一卷

王寂

偽齊錄二卷

大典

本

寓庵集六卷

李庭

又

靜軒集六卷

閻復

荃孫輯

清河文集七卷

元明善

荃孫輯

又

菊潭集四卷

李尤魯

蘇頴濱年譜一卷

孫汝聽

大典本

孫淵如年譜一卷

刊

宋

出

命

續

曾公遺錄三卷

曾布
大典本

又

布

山房隨筆一卷逸文一卷

蔣正子

荃孫校輯

澹餘筆記一卷

曹申吉

刑統賦一卷

傅霖

真賞齋賦一卷

豐坊

河

賦注一卷

江藩

舊聞證誤四卷逸文一卷

李心傳

荃孫校

錢竹汀日記一卷

農丹

一卷

張標

強萼圃

三書一卷

強望泰

水居士書跋二卷

瞿中溶

破鐵網二卷

胡爾

敬齋古今藪十二卷逸文二卷

李治

明鈔本

又

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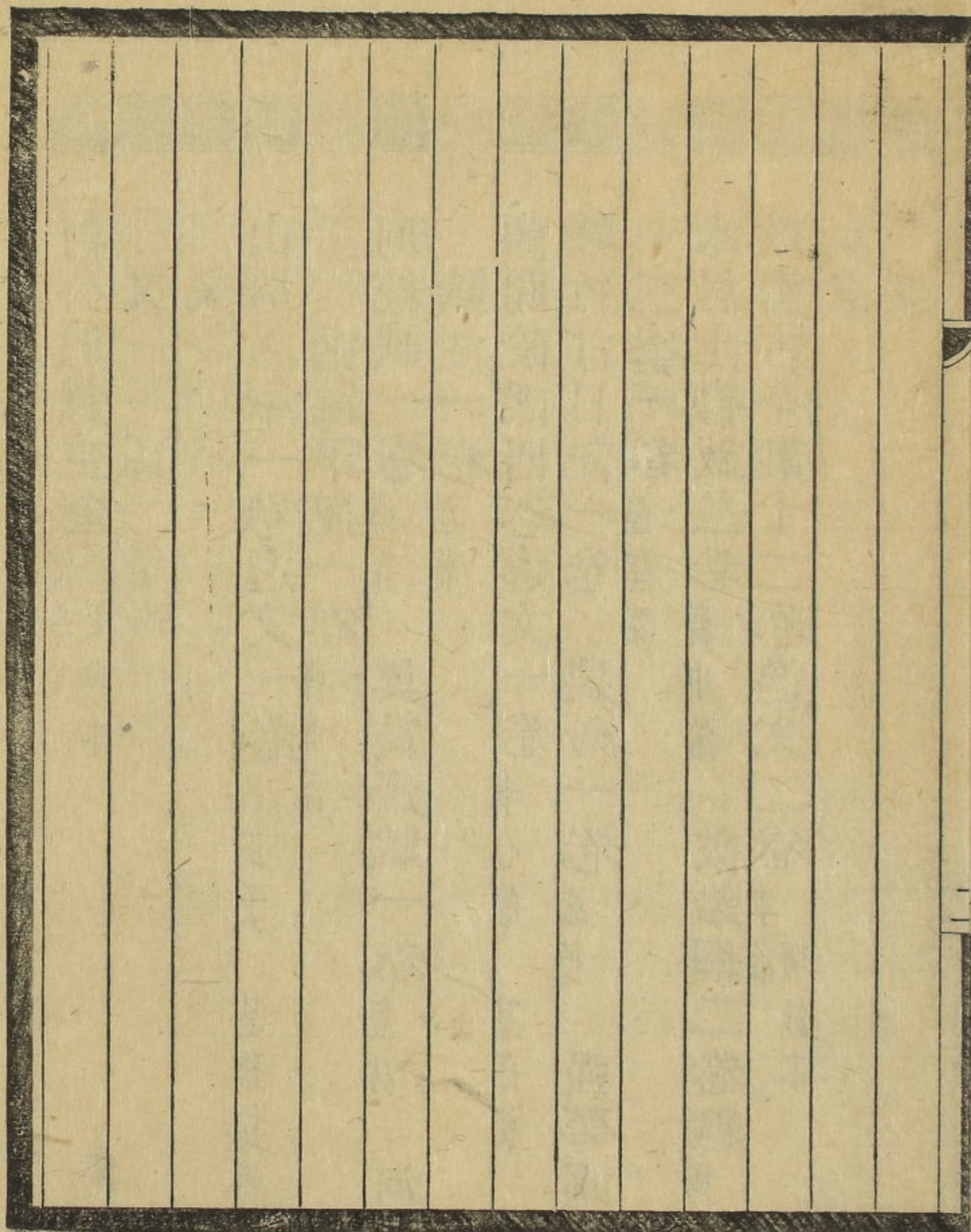
龍

鉅

編

澹生堂藏書約

極
齋
錄



藏	澹
書	生
約	堂

澹生堂藏書約

節一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塵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
 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皮臥樓上余每入樓啟鑰
 取觀閱之尚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
 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
 下樓繼之以訶責終戀戀不能舍比東髮就婚卽內子
 匱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尚秦漢語爲比耦
 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
 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
 爲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
 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
 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

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
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
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
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
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
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賸無不珍
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
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
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
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
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
倚櫝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歸稍葺一
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靈陽掌火一
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

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
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閒有見貽概以坊梓且
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
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
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
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裒集廣爲搜羅
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
計四部其爲類者若干其爲帙者若干其爲卷者若干
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
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
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
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閒照鏡則面目可憎
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爲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卽余
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

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
耽簡編肘敝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
饗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
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
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
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
之不能讀者則以眾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啣者
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
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
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
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雖然
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
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
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益

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
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
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
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鑿書之法令
兒輩朝夕觀省焉

讀書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

快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爾之時誠駑材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張衡思倅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尚虛浮而其教子弟者

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人足尚者安可枚舉姑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鎗煙蹟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釋手

廣漢朱倉廩攜錢入百文之蜀從處士張盪受春秋糴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盪矜憐之斂得米二十

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編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穎川爲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關中擾亂與兄季中采杞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必先令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蔴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旣未師授

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
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弈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
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
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閒環坐旣徧卽合爲一編
幾數十冊

左太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
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竝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
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
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
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
者錄之名海錄

韋敬遠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
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橐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
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

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開視
天氣清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
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潔淨藉
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
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
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
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
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
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
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聚書數千卷崇禮文學延
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
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

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此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

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

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

使學士賀縱其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

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

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

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

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
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
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疴吟呻未嘗不與
書俱每至欲起書圍繞左右如積槁枝至不得行時引
客觀之客不能入旣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書巢
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閒之侔於漢室
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
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爲
業

宋丁顛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
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

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讎三五徧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
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以
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儼值比他處常高一倍
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
後返之

李暉署劉炳爲儒林祭酒炳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
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
人重此典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
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卽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
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

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籊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任束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乃就姊夫劉綬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

卒以漢書聞

孟景翌字轉明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舊觀卽皆疏記後重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十三四歲歷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自以爲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魏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必得爲志或

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無所不有詩亦精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子鉤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嚮及借人爲不孝

藏書訓略

一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書立言不求聞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覽便恐妨正業視爲怪物卽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莫如隋大業中柳詵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而正本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

曰帝皇之籍非士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乎難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二萬四千八百卷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而卷帙不減於李濡須秦氏且以奏請於朝宅舍文籍令子孫不得分析益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耳若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書萬卷如雲間陸文裕公婁江王大司馬吳門劉子威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其異聞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覩而一一皆經校讎探討尤人所難

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略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腳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儻嗜好一著於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閤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於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閒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旣洽眾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

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稽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祕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見市中賣藥翁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哆口言文字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恆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寬孟喜之易尚書之牟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塵存詩外傳而亡其內傳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

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尚多湮沒況其他一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祕府尚不能收民間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以求無益也余於八求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著於三代而亡於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於漢而亡於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於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證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爲錄出如周易坤靈圖禹時鉤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於太平御覽中開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北堂書鈔開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渚宮故事之類則於太平廣記開得之諸如此類悉爲裘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

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恭輩議論附其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注乃侈於其經奇詭宏麗後人但知鄴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丰度於眉宇閒若劉孝標之注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爲兩使竝存於宇宙之閒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遺書見有鏤板或世家所祕省郡所藏卽同都共里尚難兼收况粵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徧如此者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蹊而走哉且購書於書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卽因地因人因家因代無不可者購書於書稍集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儻一槩求之或以千里郵至

或以重值市歸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則必見序於昭代之筆其書卽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於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於何年存於何地采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備覺其所未有則異本日集重複無煩斯真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觸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一鑒書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辯真偽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夫垂於古而不能續於今者經也繁於前代而不及於前代者史也日亡

而日逸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忘而後有所益聚散略相當者類書雜纂之流也前者尚存後者愈蔓紛逖談譎而不可律者雜史與小說之類也故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此其書之不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與六朝之書十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之不相及也總之所謂審輕重者是也

夫所謂辯真偽者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偽而所偽者多在子且非獨偽也孫文融有言諸子至秦絕矣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初見奇今奇盡其精不當也古殫一生精力今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故曰絕也夫自漢而後卽真者尚不能與周秦竝況其偽哉然

又混淆而難別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史也而儒之杜周士之廣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溫庭筠之著乾闥子錄諧也劉崇達之著金華子紀雜也且濫以子稱矣故子之雜也史之稗也說之璣也易相溷者也惟辨其真則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不能無偽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鷓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匳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

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充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句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爲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邱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元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紀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

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辯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詳述之令爾輩展卷時庶具眼焉

書籍與代日增而亦與代日亡之物也槩按籍而求固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概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異者如顏師古之南部煙花卽大業拾遺也李綽之尚書談錄卽尚書故實也劉珂之帝王曆歌卽帝王鏡略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事而爲鹿革事類三十卷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修長編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

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概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概可見其餘者也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於陶弘景之真誥而析以協昌期甄授命之名馮贄之雲仙散錄而託以詭祕之目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堇父家借得此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卓厲陂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知卽餘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且刊者訛謬以極如爲橘如以畢相爲終相事同兒戲殊爲可笑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諸如此類爾輩須逐一研覈不爲前人所謾則既不至虛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書始得一書之實矣

吾儒聚書非徒以資博洽猶之四民所業在此業爲世用孰先經濟古人經濟之易見者莫備於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卽荆公亦一代異人且以禍宋至如考見得失鑒觀興亡決機於轉盼之間而應卒於呼吸之際得史之益代實多人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爲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爲急就正史而權之唐以前作史者精專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故實而可循唐以後能文者汎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故蔓而少實然唐任李淳風等於志表則有專門於漢者矣宋采范祖禹等之持論則有核實於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邈而言之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其他若顏師古之精於漢也

司馬貞之覈於史也劉知幾之辯於通也魏元成之該於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乎陸文裕之史通削繁刊謬而有功劉氏者乎邱文莊之續史綱引伸曲暢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書所宜首及雖然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雖右文而史統不一致稗官瓌說月盛日繁是非刺謬聞見牴牾令人莫知所適至於大禮大獄宗藩邊疆之事學者益無可考卽如雙溪暇筆之說行而非有視朝餘錄以參觀則當時宸藩之護衛與迎立之大典文忠幾不能自白矣諸如此類安可枚舉故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卽有街談巷議亦當盡采此尤從周之士所宜亟圖者也故特示兒輩以知所急焉

術藝無輯略而有圖譜及益以佛道二書名雖七而實九也阮孝緒之七錄又本王氏而加以紀傳史書之盛始與經子並列矣四部之分實始荀勗以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以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以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以丁部紀詩賦圖籍等書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緒之以紀傳次經典得矣若歷朝正史志藝文經籍者惟班氏規模七略劉向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庫隋志簡編雖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舊唐之錄本朝多缺而新書裒益頗自精詳宋志紊亂元人製作無足深求然總之可深惜者劉王荀阮塵存其標目竟軼其全書卽史志所載簡編在列然而湮軼者十九其閒存十一於千百者亦非尋常可得寓目是亦畫龍之類耳若謝客王亮任昉諸人雖有纂修而類列不傳如崇文四庫中興館閣卽有書目而世不易得學者

所可考覽獨有鄭漁仲之藝文略十有二類馬貴與之
經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玉海藝文二十八卷及焦
弱侯太史經籍志六卷王憲副所編續經籍考十二卷
鄧元錫經籍志一卷此其所載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
志國史也是宜簡嚴不及著書之纖悉是矣鄭氏通志
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王伯厚之纂述
大都爲應宏詞博學之用故略存梗概而無所折衷且
旣以御製之文自爲一類則承詔撰述宜綴其後而復
列於別集殊不可解鄧志之議論頗詳而書目未備續
通考之收羅未廣而編輯尚淆至於條貫燦然始末畢
具莫精於馬氏之一書其爲經者十三類爲史者十三
類爲子者二十一類爲集者四類一一準中壘父子校
書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卽所據者多晁氏陳氏之
遺言然而其編摩采輯之功精且詳矣余每遇嗜書之

癖發不可遏卽取通考翻閱一過亦覺快然庶幾所謂
過屠門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載者皆當時見行之書而
古人遺軼者無從考究耳總而言之書有定例而見不
盡同且亦有無取於同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籍陸
文裕倣之而焦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章
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冠
之羣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于各類之
首則旣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見
也宋儒理學之言概收於子似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
漢之訓詁何以列於經而獨宋儒子之乎如正蒙皇極
及程朱語錄近思傳習之類余欲倣小學之例而別類
以理學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籍固也但後世之所
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叔孫通之絲葛其可以言經乎
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概以言樂非淺

儒之所能識也余謂一代之禮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亦一見也又如汴水滔天錄言朱溫篡弒事甚悉雖小說而實史也如灌畦暇語等書漫述前人雖似子而實小說也各宜從其類者也又如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爲一類而附於小學之後是又一見也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爲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既以列於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於集之中余以爲宜倣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一見也夫類書之收於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包宇宙而羅萬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織備詳明是類而經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

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鼠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薏蘇焦氏筆乘之類既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王元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爲一類者也余謂宜名以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要以一人之聞見有限既不能窮覽載籍一時之意見難憑又未必盡當古今卽不欲同矮人之觀場亦終似盲者之說日爾輩能知品別甚難博詢大方參考同異使井井不謬於前人亦聚書一快事也

已上五則雖總歸識鑒而別品類爲難別品類於史則尤難蓋正史之外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郡書有家史有別傳有雜記有地理有都邑簿如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

紀姚梁之後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如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又如劉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孔思尚之語錄陽松玠之談藪此之謂瑣言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罔稱之陳留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都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如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氏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如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采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此皆博采前史稍加新言所謂別傳者也若志怪之述於祖台之搜神之著於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屬雜記若盛弘之記荊州常璩之志華陽辛氏三秦羅含湘

中皆地理之書也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業宮殿皆都邑之簿也夫偏記小錄大抵筆時事於見聞恆多實錄然詞旨不文而事無倫次則其短也逸事皆前史之所遺非不可補撰述之未備然事取奇異而語多構虛則不足憑也瑣言以莞爾之塵談每不乏毅然之孤史然而至於褻狎鄙猥出自牀第則有傷於風教矣郡書行於一方家史行於一家易世之後便多湮沒別傳可以興弔古之思維記足以新耳目之玩然而摭實行於古人杜末流之好怪則君子惟正史之取裁耳地理之述風物於一時都邑之備制度於前代雖史之不可闕者而欲其言皆雅正事無侈張則古今不多見焉夫史之流派類約十端而類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別品類於史則尤難也余是以取陸文裕流品之論存其梗概而并示以

鑒書之所急焉

右澹生堂藏書約一卷明祁承燦撰按承燦字爾光浙江山陰人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右參政晚號曠翁有澹生堂集喜聚書澹生堂其藏書之庫也子忠敏公彪佳亦喜聚書嘗以朱紅小榻數十張頓放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今流傳書目八卷其藏書章曰子孫永珍曰曠翁手識又有藏書銘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永弗失其好書可謂至矣此約刻入長興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分子目四曰讀書訓曰聚書訓曰購書訓曰鑒書訓約簡而明足爲藏書者法後遭喪亂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化鹿寺因之遂散黃太冲先生入山檢點三晝夜載十捆而出其精華悉歸之

其奇零者歸於石門呂莊生莊生有詩云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斤換直銀說與癡兒休笑倒難尋幾世好書人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年裝釘錢豈是父書渠不惜祇緣參透達磨禪祖父積累有年一入子孫之手無不煙銷灰滅凡收藏家類然不但澹生堂也光緒丙申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原跋本於史通雜述篇所引各書均見隋經籍志晉安陸紀當作晉隆安記姚梁之後略當作姚最梁昭後略惟趙采之錄忠臣諸書未見隋志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金樓子著書篇曰忠臣傳三帙金樓自爲序藝文類聚引傳總序曰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討論則元帝以前別無錄忠臣者當云蕭繹之錄忠臣與自序烈女逸民孝子並列亦合荃孫再跋

藏書紀要

藏書紀要

澹生堂藏書約

共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字

藏書紀

藏書記要

新	藏
寶	書

藏書記要

節

余無他好而中於書癖家藏卷帙不下萬數雖極貧不忍棄去然聖賢之道非此不能攷證數年以來或持橐以載所見或攜篋以志所聞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同志欲標其要竊不自量記為八則其當與不當冀有識者諒之以為芻蕘之得云耳

虞山上善堂慶增氏孫從添筆

第一節

購求

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於一時不能復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

藏書記要

購求

一

之於書備不能求之於舊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知遠
購五難也不知鑒識真偽檢點卷數辨論字紙質質購
求每多缺軼終無善本六難也有此六難則雖有愛書
之人而能藏書者鮮矣而我謂購之求之得一善本爲
美事者何也夫天地間之有書籍也猶人身之有性靈
也人身無性靈則與禽獸何異天地無書籍則與草昧
何異故書籍者天下之至寶也人心之善惡世道之得
失莫不辨於是焉天下惟讀書之人而後能修身而後
能治國也是書者又人身中之至寶也以天下之至寶
而一旦得之以人身之至寶而我獨得之又不至埋沒
於塵土之中拋棄於庸夫之室豈非人世間一大美事
乎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并能道
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
印某書之止有鈔本者或借之間訪於坊家密求於冷

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
必欲得之而後止其既得之也勝於拱壁卽覓善工裝
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喫苦茶然後開卷讀之豈非
人世間一大韻事乎至於羅列已多收藏旣富牙籤錦
軸鱗比星羅不待外求而珍寶悉備以此爲樂勝於南
面百城多矣

第三則

鑒別

夫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
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
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
錄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
何時何地案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下同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
必須眼力精熟攷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目錄歷朝書

目類書總目讀書志經籍攷敏求記府州縣志書內文苑志書籍志二十一史經籍志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內查攷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大抵收藏書籍之家惟吳中蘇郡虞山崑山浙中嘉湖杭（監）紹最多金陵新安（監）國安慶及河南北直山東閩中山西關中江西湖廣蜀中亦不少藏書之家案藏書家江浙則絕無矣在其人能到處訪求辨別真偽則十得八九矣藏書之道先分經史子集四種取其精華去其穢秕經爲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凡將收藏者須看其板之古今紙之新舊好歹卷數之全與缺不可輕率大略從十三經二十一史三通三記辨起十三經蜀本爲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板甚精其次南宋本亦妙唐本不可得矣北監板無補板初印亦可其餘所刻各有不同十七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佳案各史宋刻之佳者以十

字則罕北宋本細字十三經注疏十七史亦精美可愛見矣南北朝各家經史漢書字畫甚精其十七史北監板無補板初印本亦妙宋遼金元四史以初印好紙者爲佳而零收雜板舊板刻本湊成原印者勝於南監本多矣案南監本廿一史調取各學宋元板修配印行舊印本自佳北監刻於萬曆年間卽照南監本重刻改易行款有南監缺葉而誤連者最不足重此所紀恐南北互訛惟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宋刻本書籍傳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卽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吉光片羽無不奇珍豈可輕放哉宋刻有數種蜀本太平本臨安書棚本書院學長刻本仕紳請刻本各家私刻本御刻本麻沙本茶陵本鹽茶本釋道二藏刻本銅字刻本活字本諸刻之中惟蜀本臨安本御刻本爲最精又有元翻宋刻本明翻宋刻本金遼刻本元初刻本作宋刻本明初刻本作元刻

本金遼刻本與宋刻本稍遜而蘇人又將明藩本明蜀
本明繙宋刻本假刻本文序跋染紙色偽作宋刻真贗
雜亂不可不辨而宋元刻本書籍雖真而必原印初刻
不經圈點者為貴古人尊重宋刻弗輕塗抹後世庸流
俗子不知愛惜書籍妄自動筆有始無終隨意圈點良
可歎也鑒別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畫行款忌
諱字單邊末後卷數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又須將真
本對勘乃定如項子京蕉窗九錄董文敏清祕錄講究
宋刻僅舉其大略耳近又將新翻宋刻本去其年月染
紙色或將舊紙印本偽作宋刻甚多若果南北宋刻本
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
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
之妙盡之矣汲古主人集大小各種宋刻史記一部名
曰百合錦史記以此對勘方為精詳而無錯誤者也元

刻不用對勘其字腳行款黑口一見便知而洪武永樂
間所刻之書尚有古意至於以下之板更不及矣況明
代刻本甚繁自南北監板以至藩院刻本御刻本欽定
本各學刻本各省撫按等官刻本又有閩板浙板廣板
金陵板太平板蜀板杭州刻本河南刻本延陵板王板
袁板樊板錫安氏板坊板凌板葛板陳明卿板內監版
板陳眉公板胡文煥板內府刻本閔氏套板所刻不能
悉數惟有玉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為最精北監板內
府板藩板行款字腳不同袁板亦精美較之胡文煥陳
眉公所刻之書多而不及其外各家私刻之書亦有善
本可取者所刻好歹不一耳稚川凌氏與葛板無錯誤
可作讀本獨有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陳明卿板
閔氏套板亦平常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塵數
種

本朝所刻之書有

御刻精刻可與宋並惟全唐詩雖極精美惜乎校正猶為未盡也若外國所刻之書高麗本最好五經四書醫藥等書皆從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脫落章數不全者高麗竟有完全善本天文算法西洋為最宋本釋道二藏經典刻本行款非長條行款即闕本月自一種與所刻不同五代刻本六經刻起蜀本六經第一今亦罕有史漢至宋初方行刻板印本便於誦讀相傳至今盛行於世久矣所以書籍首重經史其次子集鑒別書籍經史中有疏義注解圖說論講史斷互攷補缺攷略刊正謬俗稗官野史各國春秋傳載音釋句解者當細心鑒之至於雜記小說偶錄之書有關行誼攷據學問政治者紬繹而收藏之述古文詞翰苑經濟之文小學字學韻學山經地志遊覽技藝養生博物種植歲時醫

上九流雜技之書有關利濟學術者亦須留意文辭詩集文集詞曲碑記性理語錄子書小說等書皆當擇其最上者收藏之各種書籍務於舊刻秘鈔完全善本為妙又必於稗統稗海百川學海眉公秘笈文煥叢書漢魏唐宋叢書夷堅志津逮祕書邱林學山顧氏四十小說皇宋四十家小說皇明小說等書擇其卷數完全刻本與宋本舊鈔秘鈔本對明卷數字句同與不同一一記清以便檢不全而未備者棄之見有全而精美者收藏之經解亦然而

本朝又有說鈴學海類編昭代叢書亦當查清記出漢唐宋元明詩文集有漢魏百三名家唐音統籤全唐詩趙孟頫分類唐詩吳門席氏百家唐詩等書揀擇善本校正宋刻底本收藏為美若見有未入大部者乃為祕本賞鑒者當究心別之

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畫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祕本為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為至寶者也則其道固不可不講也宋人鈔本最少字畫墨氣古雅紙色羅紋舊式方為真本若宋紙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紙即係偽本或字樣紙色墨氣無一不真而圖章不是宋鐫印色不舊割補湊成新舊相錯終非善本元人鈔本亦然常見古人稿本字雖草率而筆法高雅紙墨圖章色色俱真自當為希世之寶以宋元人鈔本較之宋刻本而更難也明人鈔本吳門朱性

甫錢叔寶子允治手鈔本最富後歸錢牧翁絳雲焚後廬見一二矣吳寬柳僉吳岫孫岫太倉王元美崑山葉文莊連江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鈔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為珍重王雅宜文待詔陸師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穉登史鑑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寧波范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鈔本甚精新鈔馮己蒼馮定遠毛子晉馬人伯陸勅先錢遵王毛斧季各家俱從好底本鈔錄惟汲古閣印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為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至於前朝內閣鈔本生員寫校皆為上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百官攷傳皇明實錄等書大部者必須嘉隆鈔本方可若內監鈔本南北監鈔本

皆惡濫不堪非所貴也余見葉石君鈔本校對精嚴可稱盡美錢遵王鈔錄書籍裝飾雖華固不及汲古多而精石君之校而備也古人鈔錄書籍俱用黃紙後因詔誥用黃色紙遂易以白紙宋元人鈔本用冊式而非漢唐時卷軸矣其記跋校對極其精細筆墨行款皆生動可愛明人鈔本各家美惡不一然必有用之書或有不同常本之處亦皆錄而藏之然須細心紬繹乃知其美也吳匏菴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吳岫孫岫鈔用綠印格甚有奇書惜不多見葉文莊鈔本用綠墨二色格校對有跋者少未對草率者多閒有無刻本者亦精至於楊誠齋集周益公集各朝實錄北盟會編校正文苑英華等書雖大部難以精鈔亦不可忽但須校正無訛不遺漏爲要耳大凡新鈔書籍已屬平常又弗校正難言善也凡書之無處尋覓者其書少必當另鈔底本

因無刻本故也若鈔錄精工則所費浩繁雖書寫不工亦必珍之重之畱爲祕本前輩鈔錄書籍以輒宋字小楷顏柳歐字爲工宋刻字更妙摹宋板字樣筆畫均勻不脫落無遺誤烏絲行款整齊中帶生動爲至精而備美序跋圖章畫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爲妙手鈔書要明於義理者一手書寫無脫漏錯誤無破體字用墨一色乃爲最善若鈔底本大部書用行書爲上草書亦可但以不差落爲主若字好而不明文理者廬可印鈔而已鈔本書畫圖最難用白描法運筆古雅秀勁爲主人物畫像要生動又要清雅而端莊方爲合式有皇宋五彩畫本本草圖經最精工集天下名手著色畫成又有白描列女傳孝經等書無出其右者近時錢遵王有五彩著色畫本香奩集白描鹵簿圖營造法式營造正式等書雖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所以鈔錄書籍亦

非易事也識者鑒之

第四則

校讎

校讎書籍非博學好古勤於看書而又安閒者不能動筆校讎書籍所以每見庸常之人校書一部往往弗克令終深可恨也惟勤學好問隱居君子方能爲之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字謬錯誤校讎三四次乃爲盡善至於宋刻本校正字句雖少而改字不可遽改書上元板亦然須將改正字句寫在白紙條上薄漿浮簽貼本行上以其書之貴重也凡校正新書將校正過善本對臨可也儻古人有誤處有未改處亦當改正若明板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板舊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祕本細細讎勘反復校過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若古人有弗

可攷究無從改正者今人亦當多方請教博學君子善於講究古帖之士又須尋覓舊碑版文字訪求藏書家祕本自能改正然而校書非數名士相好聚於名園讀書處講究討論尋繹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有不到之處所以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至於字畫之誤必要請教明於字學聲韻者辨別字畫音釋方能無誤古用雌黃校書因古時皆用黃紙寫裝成卷軸故名黃卷其色相同塗抹無痕迹也後人俱用白紙鈔刻又當用白色塗抹今之改字用淡色青田石磨細和膠做成錠子磨塗紙上改字最妙用鉛粉終要變黑最不可用若大部書籍延請多人分校呈於總裁計日乃成若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不能也書籍上板必要名手校正方刊刻不然枉費刻資草率刻成不但遺誤後人反爲有識者所笑惜乎古

今收藏書籍之人不校者多校者甚少惟葉石君所藏
書籍皆手筆校正臨宋本印宋鈔俱借善本改正博古
好學稱為第一葉氏之書至今為寶好古同嗜者賞識
焉

第五則

裝訂

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
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古時有宋本蝴蝶本冊本
各種訂式書面用古色紙細絹包角裱書面用小粉糊
入椒礬細末於內太史連三層裱好貼於板上挺足候
乾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摺書頁要摺得直壓
得久捉得齊乃為高手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
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即眼多易破接
腦煩難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趁副頁用太史連前後

一樣兩張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細砂石打磨用
力須輕而勻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妥訂綫用清水白
絹綫雙根訂結要訂得牢欵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
訂書乃為善也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
書面用宋箋者亦有用墨箋洒金書面者書箋用宋箋
藏經紙古色紙為上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
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
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
美卻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
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更佳至於松江黃綠箋
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籤最俗收藏家閒用一二
錦套須真宋錦或舊錦舊刻絲不得已細花雅色上好
宮錦則可然終不雅塵可飾觀而已矣至於修補舊書
襯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并補破貼欠口用最薄絲紙

熨平俱照補舊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迹弗覺鬆厚真
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或字腳欠缺不清俱用
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爲精妙書套不用爲佳用
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內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
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箋
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料舉連裱裏糊用小
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
犯潮溼亦卽生蟲終非佳事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
天摺訂汗手并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汎潮必致霉爛生
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書頁多者不必若舊書
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
簽用深古色紙裱一層簽要款貼要正齊不可長短闊
狹上下歪斜斯爲上耳虞山裝訂書籍講究如此聊爲
之記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

第六則

編目

藏書四庫編目最難非明於典籍者不能爲之大凡收
藏家編書目有四則不致錯混顛倒遺漏草率檢閱清
楚門類分晰有條有理乃爲善於編目者一編大總目
錄分經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書目行款或照經籍攷
連江陳氏書目俱爲最好可謂條分縷晰精嚴者矣前
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
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錄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
各寫清不可混書係宋板元板明板時刻宋元鈔舊鈔
明人鈔本新鈔本一一記清校過者寫某人校本下寫
幾本或幾冊有套無套一種門類寫完後有存白頁以
備增寫新得之書編成一部末後記書若干部共若干
冊總數於後以便查閱有無將來卽爲流傳之本其分

年代不能全定因得書先後不一就其現在而錄之可也釋道二氏之經典語錄附於後寫清裝成藏於家二編宋元刻本鈔本目錄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章姓名有缺無缺校與未校元板亦然另貯一櫃照式行款寫之櫃用封鎖不許擅開精鈔舊鈔宋元人鈔本祕本書目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何人鈔本記跋圖章姓名有缺無缺不借本印宋鈔本有板無板校過者書某人校本或底本臨本錄成一冊雖目錄亦不可輕放恐人借觀遺失非常行書籍皆罕有之至寶收藏者慎之寶之三編分類書櫃目錄一部以便檢查而易取閱先將書櫃分編字號櫃內分三隔櫃門背左實貼書單三張分上中下各照櫃隔寫書目本數於上以便查取右門背貼書數目亦分三張上下中另寫一長條於傍記書總數

目而所編之書目照櫃字號亦分寫上中下三隔先寫經部某字號櫃內上隔某一部若干卷某人作某板其幾冊上隔其書若干部其若干本二三隔照寫一櫃則結總數都寫完則寫大總結數於末行後頁如有人取閱借鈔即填明書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閱一月一查取討原書即入原櫃銷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還當使催歸原櫃不致遺失此本書目最為要緊須託誠實君子經管庶可無弊四編書房架上書籍目錄及未訂之書在外裝訂之書鈔補批閱之書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收藏者即歸入櫃增上前行各款書目內可也寫書根用長方桌一隻坐身處桌面中挖一塊板中空五本書厚縫一條挾書於中紮緊書與桌平照書名行款卷數要簡而明細楷書寫之用墨筆畫勻細清朗乃為第一虞山孫姓行二者寫書根最精

一手持書一手寫小楷極工今亦罕有能者書上挂簽用替紙或細絹摺一寸闊照書長短夾簽於首冊內挂下一二寸依書厚薄爲之上寫書卷名數角用小圖章己上書目如此編寫可以無遺而有條目矣

第七則

收藏

收藏書籍不獨安置得法全要時常檢點開看乃爲妙也若安置雖妥棄置不管無不遺誤至於書櫃須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銀杏木爲之紫檀花梨小木易於汎潮不可用做一封書式朴素精雅兼備爲妙請名手集唐句刻於櫃門上用白銅包角裝訂不用花紋以雅爲主可分可竝起屋高下置於樓上四面窗櫺大樓門堅實鎖要緊密式要精工鎖匙上挂小方牌或牙或香將經史子集釋道字刻於正面字外用圓綫嵌紅色字嵌藍

色傍刻某字號第某書櫃欵綠色下刻小圈中反面寫宋刻元刻明刻舊鈔精鈔新鈔等名色爲記古有石倉藏書最好可無火患而且堅久今亦鮮能爲之惟造書樓藏書四圍石砌風牆照徽州庫樓式乃善不能如此須另置一宅將書分新舊鈔刻各置一室封鎖匙鑰歸經管每一書室一人經理小心火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若來往多門曠野之所或近城市又無空地接連內室廚竈衙署之地則不可藏書而卑溼之地不待言矣藏書斷不可用套常開看則不蛀櫃頂用阜角炒爲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灰鍋繡鋪地則無蟻櫃內置春晝辟蠹石可辟蠹魚供血經於中以辟火書於櫃中或架上俱不可竝宜分開寸許放後亦不可放足書要透風則不蛀不霉書架宜雅而精朴素者佳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狹亦不可太闊約

放書二百本為率安置書架勿於近窗竝壁之處案頭之書三日一整方不錯亂收藏之法惟此為善也

第八則

曝書

曝書須在伏日照櫃數日挨次晒一櫃一日晒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橈閣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面兩面翻晒不用收起連板檯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檯板連書入屋內閣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恐汗手拏書沾有痕迹收放入櫃亦然入櫃亦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儻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初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後鮮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

藏書記要壬子夏金心山先生所贈余素有書癖而

力不迨後人有志於此觀此八則庶不負徒有插架之名也嘉平十一日謙識

孫慶增所藏書余家收得不下數十種其所著述未之聞也此藏書記要言之甚詳且備益亦真知篤好者余得諸郡中陳氏陳固得於金心山山為文瑞樓後人所傳授必有自矣余因是書所記藏書之要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適晤錢唐何夢華云是書本附於文瑞樓書目後今書目已刊行而此猶缺焉其刻之宜急也孫公去世未遠周丈香嚴幼年曾見之時已七旬餘兼善醫術其所藏書鈐尾一印曰得者寶之殆守人亡人得之訓者邪祕本不敢自私當公諸同好吾刻此書亦猶斯意云爾嘉慶辛未冬季月望前一日黃丕烈識

右藏書紀要一卷孫慶增撰慶增字從添一字石芝

常熟人性嗜書兼收藏賞鑑兩家所記皆甘苦之言
益人識見不少原書係黃蕘圃刻入士禮居叢書癸
未從長沙袁漱六前輩所藏得一鈔本頗勝黃刻爰
卽校定付梓按明屠赤水考槃遺事有論宋版一則
云論藏書以爲資博洽爲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宋
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
朗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
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訛其害匪輕故以宋刻爲善
宋人之書紙堅刻頓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閒多諱字
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涇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
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
一綫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
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板書以活襯紙爲佳而
蠶繭紙鴿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餽背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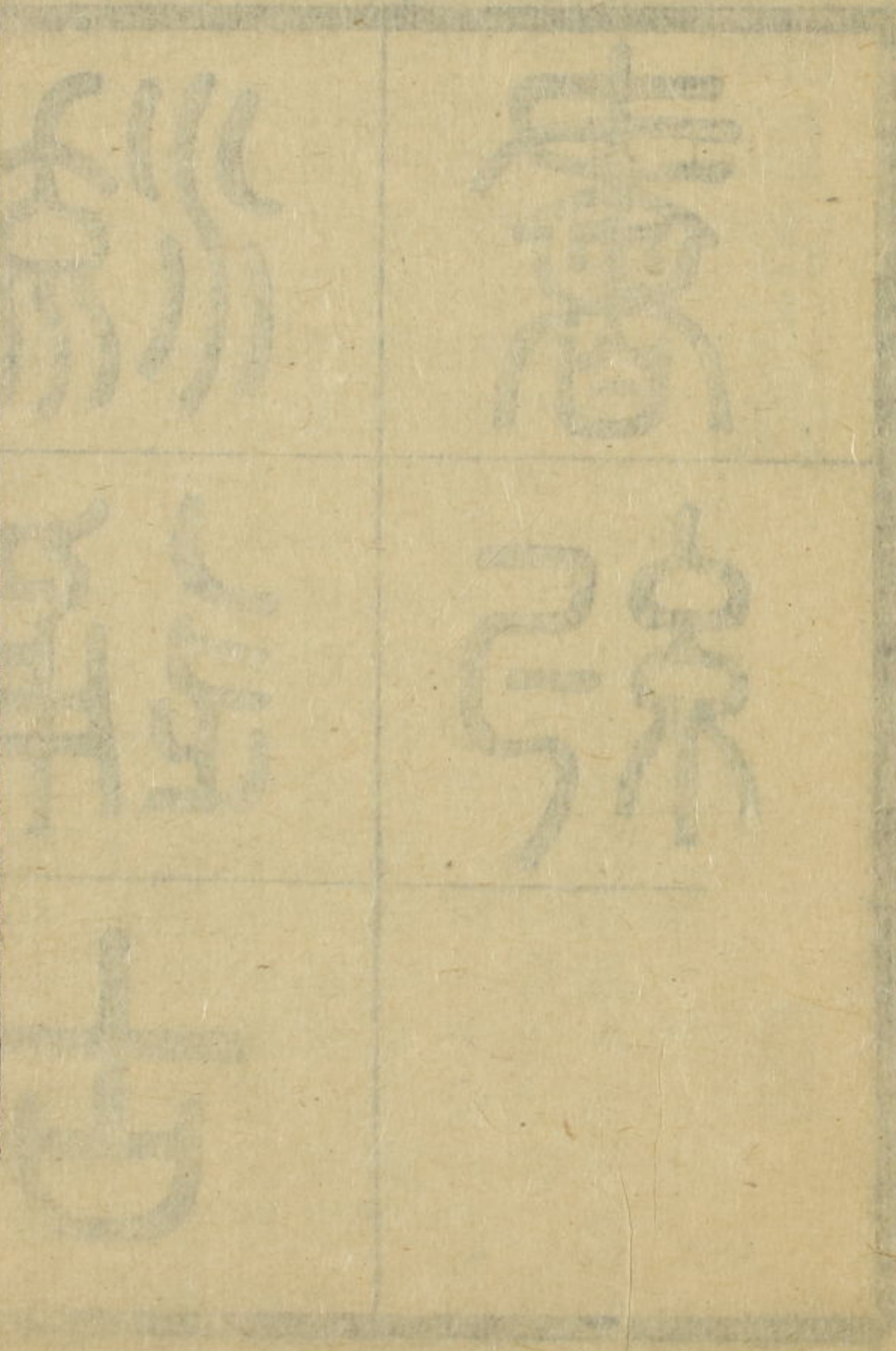
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
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真不可得又若宋
板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爲宋刻元板遺在
國初補欠人亦執爲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
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
別矣若國初慎獨齋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板
書特鈔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餽扇方
簾絲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棹細敲過名之曰
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
處或涇徽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
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畱空小印將宋人姓氏
扣填兩頭角處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
以鎊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狀古人傷殘舊
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綫燒

紅錐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
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
以惑售者或札夥固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
遺百計盡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
辨證案高深甫燕閒清賞牋一則與此大略相同謹
附於後以備好書家之采擇云光緒丙申重陽江陰
繆荃孫識

按宋王禹偁小畜集影宋鈔本有紹興十七年校刊
開列紙墨工價云今得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百
四十八字一部共八冊計五百三十二板書紙并副
板五百四十八張表背碧青紙共一十一張大紙八
張共錢二百六文足質板機墨錢五百文足裝印工
食錢四百三十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錢一貫一百
三十六文足見成出賣每部錢五貫文省按此知南

宋錢法行用有足與省之分但未詳省之視足相去
幾何耳 又馮時行縉雲集附重慶府推官李璽呈
四川巡按文書略曰本府所屬璧山縣宋有馮縉雲
先生名時行字當可經明行修嘉熙間登狀元第初
宰丹稜有政績名人忤權奸坐貶復出守竟持節以
死嘗居璧邑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著書立言授
徒講學而書院至今尚存又有縉雲文集行於世迨
後（增）嗣落寘世代兵燹而此集竟失其傳又訪鄉少
參劉培菴鈔錄舊本五十二卷共計四百餘板但其
原未刪正多散佚不全又復呈蒙兵備張僉事李命
官校選凡得詩文之有關繫而精且粹者一十八卷
計一百四十板估計買板刊匠工食共該白銀九兩
八錢將原發該縣貯庫無礙贓罰官錢動支翻刻
又唐李長吉詩明（弘）治壬戌（監）國刻本開卷有製書

流通古書約



藏書記要

雅意四則一紙用清水京文古干或太史連方稱一
印用方氏徽墨孫氏京墨凡墨弗用一殼用月白雲
綾紙厚青絹椒表陰乾一裁用利刀光用細石俱付
良工 右三則宋人印書紙工墨價與今仿備但流
傳於世者無不精妙不似今之粗率明人刻工最輕
製書雅意在有明中葉尚屬講求未造則不及矣荃
孫再識

流	通
書	約
古	

流通古書約

嘉善曹溶倦圃

節三

自宋以來書目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
 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
 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猶有傳觀
 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為衣旃檀作室局鑰以為
 常有問焉則答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於
 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資入賈肆
 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厓旦夕莫覲
 當念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歲
 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
 音者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好事何計
 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蹤永絕

流通古書約

萬字錄

一

祇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爾
然其閒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改
一紙爲一癡見之往記卽不之忠信自秉然諾不欺之
流書旣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籍或水火
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特我不借人人亦
決不借我封己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取
焉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
缺者先經注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時
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
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誤一兩月閒各齋所鈔互換
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己所藏
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敬告同志鑒而聽許或
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譙游玩好諸費可以
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始小本

訖鉅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爲
身任者山潛豕祕羨衍人閒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嗜
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充拓見聞

右文之代宜有此禎祥予矯首跂足俟之矣倦圃老人
曹溶約

右流通古書約一卷曹溶撰按溶字潔躬又字秋岳
號倦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禎丁丑進士仕至御史入
國朝歷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陽和道池
北偶談云秋岳好收藏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目
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
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
矣此約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爲流通古書勸一良法
藏書家能守此法則單刻爲千百化身可以不至湮
滅尤爲善計荃孫官京師一鉅公藏父執手彙珍重

古歡社約

古 邾
邾 邾

而篋藏之有叩之者則曰書固存也欲刻久矣有借錄者則曰刻必貽君何不省此一鈔乎有欲為之刻者則曰我之責不能諉諸人也迨鉅公歿而書卒不傳其心非不知寶愛而無計流通終致湮滅不且如倦圃所誚哉為之一歎光緒丙申九秋江陰繆荃孫識

流通古書約

共一千四百六十七字

古	社
約	約

古歡社約

節四

江浦丁雄飛

黃子俞邵海鶴先生次郎也先生文壇伊呂藏書甲金陵俞邵生時先生將七十從錦襪中便薰以詩書之氣年未二十而問無不知知無不舉其精義今且多方搜羅逢人便問吟詠聲達窗外每至予心太平庵見盈架滿牀色勃勃動知其心癢神飛殆若汝陽之道逢麴車者但黃居馬路予棲龍潭相去十餘里晤對為艱如俞邵者安可不時時語言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也盡一日之陰探千古之祕或彼藏我闕或彼闕我藏互相質證當有發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俞邵當亦踴躍趨事矣因立約如左

每月十三日丁至黃 二十六日黃至丁

古歡社約

黃子俞

一

爲日已訂先期不約

要務有妨則預辭

不入他友恐涉應酬兼妨檢閱

到時果核六器茶不計

午後飯一葷一蔬不及酒踰額者奪異書示罰

與從每名給錢三十文不過三人

借書不得踰半月

還書不得託人轉致

右古歡社約一卷丁雄飛撰雄飛字菡生江浦人居
烏龍潭上山水最佳處取陸放翁語名之曰心太平
庵積書數萬卷尤多祕本有古今書目七卷黃虞稷
字俞邵晉江人居江寧諸生薦修明史一統志官翰
林院檢討有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此約最爲簡便
同志共讀書者可取以爲法黃目傳丁目不傳亦有

幸有不幸丁有烏龍潭竹枝詞云一市潭邊三里多
儂家亭館綠陰窩三更鐙火寂如許猶有書聲出薜
蘿主人世事盡情刪慣在黃鸝白鷺閒日出呼童理
香茗殘鐙猶戀杏花灣徧地藤蘿罩短牆行行徑徑
可徜徉閒從有叟堂庵中過飽飫清芬道味長釣
竿收起倚書牀春草灘邊小閣涼驚去鷺絲波萬疊
浣衣帶有芰荷香讀數詩猶可想見此老之豪情勝
概矣辛丑重九江陰繆荃孫識

曝書雜記云梅會里李敬堂先生示學徒讀書法欲
舉讀困學紀聞會課謂十人爲朋人出朱提十銖各
置一部丹黃手揉墨守如心編爲卷二十日覽卷之
半約十五葉四十日而畢功每五日一會持錢治餐
具如文課人出五條問對似射覆似帖經疾書格紙
俟甲乙既畢互勘詰難以徵得失一會得五十條十

會得五百條不洋洋乎大觀也哉其書簡而愈精其
功約而愈博不出數寸不踰百日而得學問之總龜
古今之元鑑夫亦何憚而不為也荃孫附錄於此以
志前輩讀書之能事願與勤學者共勉之

古歡社約

共八百十二字

